

散文組
佳作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8屆(114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游涵宇**

就讀系別：**醫學系四年級**

得獎作品：**疏失**

得獎感言：

感謝師長的肯定，我會繼續精進自己。

疏失

醫學四 游涵宇

切錯了。

解剖課開始後一個月，進度推進到手臂。圖譜上從鎖骨下延伸來的血管隨即開枝散葉，鮮紅的顏色滿布整個上肢，但實際上他們隱蔽地嵌在軟組織中，與神經、脂肪相互纏繞，等待我們在這個下午將其清理出來。比起靜脈的不堪一擊，動脈充滿彈性，承受得住一定強度的拉扯掏挖。然而比起剛經歷了期中考，腦力和耐力都已經耗損的我，人體腋下柔軟的脂肪累積起來超乎想像的頑強，加上長時間的燈光照射聚集了熱，融化了脂肪，在橘黃色油水的浸漬下，我拿著大剪的手不小心打滑，我眼前視野一晃，接著便看到缺了一角的血管。

我拿著剖具的手動彈不得。放過血的血管是淡粉色的圓柱，殘留的彈性使它有點硬直似矽膠吸管，所以剪破一角後沒有斷裂，但上下游血管的張力加上周圍銀白色的結締組織，還是將它拉出一個菱形的洞。

記得兩個禮拜前結束背的解剖後，我們生疏地將老師翻回正面。助教說為了保溼臉部脆弱的構造，要用小塊白布包住臉，再用麻繩從脖子綁緊防止水分蒸發。我記得老師的眼睛似是睡著了，但嘴巴微開又像是隨時都會醒來。理論上接下來的三個月內，直到要將解剖臉部肌肉之前，我們都不會再看見老師的臉，但此刻破洞的血管像是張著大口直面著我，我想到白布蓋下前，看到的老師的嘴。

我嘗試說服自己：老師已經過世了，從骨頭到皮膚都不再屬於他，我們也不需治療患者，只需要從老師身上吸取知識就好。那位傳奇般的醫學院院長說：「我寧願學生在我身上劃錯一百刀，也不願他們在病人身上錯

劃一刀。」現在他的骨頭潔白整齊的躺在展示館內，僅與解剖實驗室一牆之隔。這一刀劃在老師的身上沒有造成他靈魂的傷害，也大可詮釋成醫學生的路上必經的犯錯過程。想到這裡我好像放寬心了一些，但這樣有恃無恐的踏實感又立刻被不安吞滅：此刻老師在提醒我仍然有些是不能翻過頁便雲淡風輕的。一瞬間我後背發冷，忽然一切都清晰：牠濕黏的皮膚正貼在我身上，要我想起那堂生物課、那個牠。

蛙是解剖入門，而在一堂高中基礎生物課，對於我們的要求僅有用脊椎穿刺法犧牲牛蛙後，將肚子剖開辨認胸腹腔器官而已。作為實驗材料的牛蛙是生物老師從菜市場買回，生來就註定供食用的蛙，其養殖環境可以想見，從他們參差不齊的身體素質也可略知一二。我拿到的那隻，恰好是狀況最差的，一隻顏色偏深的母蛙。挑選時我只想著挑隻瘦的，撇除指狀脂肪球的干擾才方便觀察，所以拿回座位我才發現牠少了一顆眼珠，眼皮懶散的蓋在空洞外。循著書上的指示，我將牠的背轉向我，找到顱骨與脊椎中間的枕骨大孔，這是我第一次犧牲動物。

儘管戴了乳膠手套，也拿了新的剖具，但手還是在牠的皮膚上打滑了幾次，最後我抓住牠的頭骨，用力抵住關節，解剖針戳穿。牠「啾」地叫了一聲。穿刺成功的針還必須在錐管中將脊髓搗碎，我閉上眼睛，針在脊椎骨內畫圈、上下，發出刮擦的聲音。見牠的腿漸漸軟下來了，我才鬆了一口氣將牠固定在盤上，剪開皮膚與腹肌，翻找器官。

就在我將牠的卵巢慢慢推回腹內，一切差不多結束之際，牠突然蹬腿，同時慢慢睜開唯一的眼。我立刻將牠翻回背面，卻發現手發抖得無法下針，遲疑了一陣子後我尋求生物老師的幫助，這才得知牠的脊椎在腰部以下已然變形，筆直的解剖針無法到達，所以下肢仍有反射。生物老師使勁地破壞了針所能

到達的最深結構，直到針都已經順著牠右彎的脊椎微微變形後轉過身安慰我，那只是脊髓的反應，牠的腦已經死了，不再疼痛，然而一直到我將牠放進屍袋之前，那隻眼我無論如何都沒辦法替牠闔上，在我的認知裡，牠真的沒有死。

在後來一陣子，那隻因為脊椎畸形，所以我穿刺後仍然活著的牛蛙突然掙扎的那一幕仍讓我心中忐忑，而不久前的醫學心理學課堂上，教授提及那些在手術檯上中途麻醉退去意外醒來的人，飛舞的器械、動彈不得的身體與巨大的手術開口，每一個都足以造成半永久的創傷。那牠呢？牠會流淚嗎？如果不行，牠還能有什麼方法能表達哀傷與恐懼呢？那隻瘦弱的蛙。渺遠記憶中的倫理課，講堂上的教授說的行善與不傷害原則在閱讀了無數舉例後仍然抽象，但當我想到牠半睜的眼時，卻突然深刻地體認到自己也曾經是經典的反例，所以在過了三年後，我還是對於造成了牠不必要的苦痛感到如針刺般的歉疚。而如今在解剖檯上，對沒有生命的肉體造成不必要的損傷，仍令我自責得雙手僵直。然而如果錯誤只是這樣如同鈍器造成的舊傷，在每次犯錯時隱隱作痛，又似乎太過表淺。

無論是像老師這樣，生命逝去之後以另一種形式來到我面前，或是像蛙一樣被計畫過的死在我的手中，他們都再也不會說話，而能否是良師，關鍵在於埋首於解剖檯與圖譜之間的我們可以學到多少，在正確的解剖刀法之上，我們得以驗證書上知識的正確性，而在失誤之上，我也必須謹記一些什麼，讓這些印記不只留在已經停止的生命上，也留在我心裡，例如血管被剪破後露出的彈性纖維層，凸顯了器官工作 60 年以來維持的堅韌；又例如像蛙在瀕臨必然的死亡時發出的微弱悲鳴不是鳴囊那種飽滿，僅僅是戳破氣球的啾聲。

終於，我在組員察覺我的僵硬前得以整理好自己，將手上的器械放下並稍微清理工作空間，接著請組內所有人到老師的手旁邊，和他們解釋缺口的由來，並強調了這條血管的名字及理論上的位置，以防有天它斷開，我們會從此忽略這個構造。

過去我總是想，老師作為生命教育的體現，我們置身其中似乎太過膚淺，但或許想在解剖課開出最多的構造、把一切都做得完美，就能獲得高大上的生死觀及一生受用的體悟，才是愚昧地一廂情願。

我繼續往手掌開刀，手掌的肌腱層層纏繞，互相網綁有如鋼筋，脂肪與結締組織是附著其上的水泥，但脆弱的神經與血管又像水電管路潛藏其中。將全身力氣都用在檯上的我，背後的濕涼感覺已在不知不覺中消退。我一手掰開蜷曲的手指，一手捧住老師的手掌並握住鑷子，手臂夾著老師的手往上抬，清理的過程漫長而費力，我持續施力維持這個姿勢，彷彿告解。